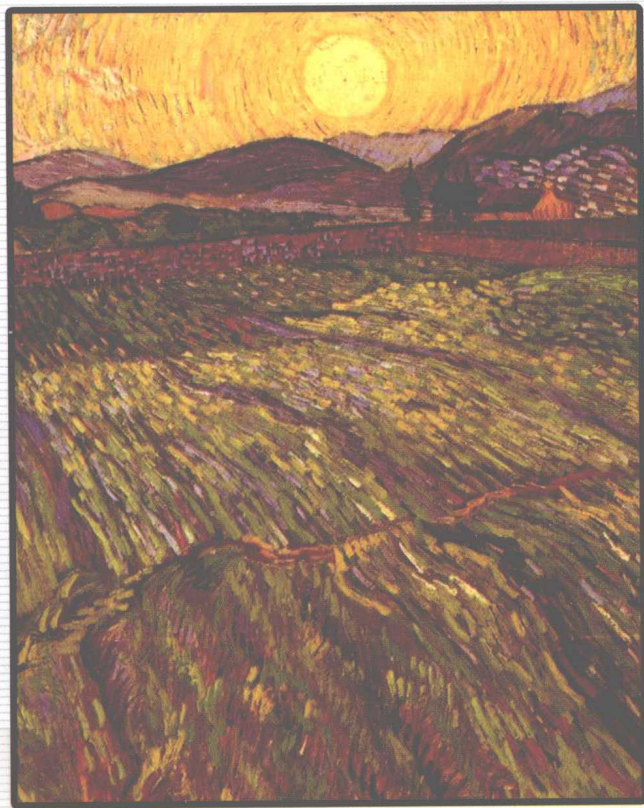


他们的文字呼唤着崭新时代的民主、自由与进步。
他们的激情打造着一个民主的希望、梦想和光荣。

朱家雄 / 主编

北大传世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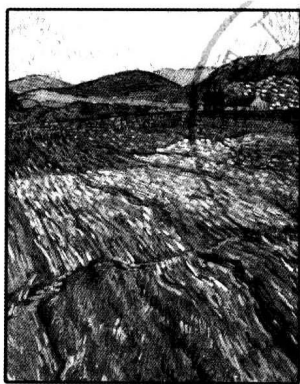


BEI DA CHUAN SHI MING WEN

海南出版社

北大传世名文

BEI DA CHUAN SHI MING WEN



朱家雄 主编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传世名文/朱家雄编.—2版.—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5

ISBN 7-5443-0532-5

I.北... II.朱... III.①名人—演说—汇编—现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3701 号

北大传世名文

主编:朱家雄

责任编辑:王纪卿

封面设计:宋巍巍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57021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湖南省教育印刷厂

出版日期:2003年6月第2版 2003年6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00千字

书号:ISBN 7-5443-0532-5/Z·17

定价:17.00元

序

泱泱华夏，百年北大。

创建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历经了百余年的历史沧桑，今天，已成为我国居领导地位的教育学术文化阵地。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回顾中华民族的近代历史，疮痍满目，外侮入侵，民不聊生，是一部民族和国家的屈辱史、苦难史，同时又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奋斗史和革命史。这期间，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拯救国家的危亡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挠，慷慨献身；多少先驱先哲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光而弃荣华、舍家室，前仆后继，赴汤蹈火。在这百余年间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舞台上，跃动着多少北大人豪迈的身影；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诞生。北夫人与祖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在历史的困惑中奋斗，在真理的追求中探索，在艰难的曲折中前进。在北大历史的丰碑上已镌塑有：“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鲁迅；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著名音韵学家钱玄同；一身正气的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牺牲于日军屠刀下的文学才子郁达夫；现代诗坛俊秀徐志摩；语言学家、文学家刘半农等等。至于中国革命的伟人毛泽东北夫求学和工作也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他们都为北大历史挥写了辉煌的一页，都是中国近百年历史的脊梁。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做出了杰出贡献，用他们如椽的巨笔，写下了永不磨灭的传世之作。有的如黄钟大吕，用以振聋发聩，有的如投枪匕

首，用以与敌抗争；有的为探讨国情而上下求索；有的抒写民生疾苦，抨击当局时政。真是篇篇珠玑、卷卷宏文。当今学子如欲解读和探讨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演变，研究和认识这些在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思想巨子，非捧读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名文不可，舍此其外，别无他途。

唐代诗人杜甫曾慨叹：“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是的，我们诵读了这些北大传世名文，就可以知其人而识其世，又可以通过识其世而知其人了。

人生有涯，而文无穷，执此一卷，沙里得金。北大先驱们的传世名文将如不废江河，不息奔涌。

目 录

严 复

- 原败 (1)
西学门径功用 (9)

王国维

- 去毒篇 (13)

辜鸿铭

- 东西文明异同论 (17)

陈独秀

- 《新青年》宣言 (26)
人生真义 (28)
悼孙中山先生! (31)
五四运动精神是什么? (33)
欢迎湖南人底精神 (35)
我们要怎样的民主政治? (37)
文学革命论 (44)

蔡元培

- 我的读书经验 (48)
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 (50)
孔子之精神生活 (53)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56)

中国新教育的趋势	(59)
李大钊	
庶民的胜利	(62)
现在与将来	(65)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67)
废娼问题	(72)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75)
孔子与宪法	(77)
国民党一大期间在中共党团会议上的发言	(79)
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	(81)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84)
胡适	
少年中国之精神	(88)
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致词	(92)
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	(94)
学术救国	(99)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103)
五四运动纪念	(108)
鲁迅	
我之节烈观	(116)
春末闲谈	(125)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29)
论“人言可畏”	(132)
无声的中国	(135)
娜拉走后怎样	(140)

朱自清

正义	(146)
沉默	(149)
“五四”时代的文艺	(152)
大学的路	(155)

郁达夫

新生活与现代生活	(157)
青年的出路和做人	(161)
日本思想的中心	(165)
美国对远东及轴心国的态度	(170)
志摩在回忆里	(173)

徐志摩

自剖	(178)
再剖	(184)
落叶	(189)
泰山日出	(205)
泰戈尔	(207)
翡冷翠山居闲话	(213)

刘半农

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	(216)
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	(219)

林语堂

希特勒与魏忠贤	(222)
---------------	-------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227)
钱玄同	
青年与古书	(233)
傅斯年	
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237)
丁文江	
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	(239)
刘师培	
醒后之中国	(243)
许寿裳	
剪辫	(248)
闻一多	
最后一次的演讲	(251)
沈从文	
短篇小说	(254)
徐悲鸿	
美与艺	(267)
蒋梦麟	
北京大学二十三周年纪念日演说辞	(269)
张竞生	
“行为论”的学理与方法	(272)
王 力	
谈谈学习古代汉语	(284)

原 败

严 复

日俄失和，斗于吾国辽沈之间者一年有半。自交绥以来，日本匪役不利，而俄则陆海二军，仅存余烬，虽欲更举，力亦殫矣。夫俄之壤地，跨越三洲，自厥祖大彼得以来，为列强所深惮，拟为北方大熊，而日本用区区岛国，崛起东海。方事初起，世谓此无异以侏儒而斗长狄。俄之君将，亦自谓长驾远馭，扫清东陲，定太平洋权力之基础，在指顾间耳，而乃大谬不然如此。此岂疆场之事？利钝本不可知，抑未战而所以胜负者已存，特世之人不之察耶？和局将定，兵事已阑，乃准陆士衡《辨亡》之例，而作《原败》。

则先言此役之所以成。盖俄之东略，始于康、雍之间，而大盛于咸、同以后。方其割吾壤乌苏里以东也，日人大惧。而俄方经营库页岛（库页之库字从厂，读若赙，俗误作库。此正如犹太之讹犹太，爪哇之呼瓜哇），海参崴，不遗余力。南规朝鲜，西抚满洲，浸假而西伯利亚铁轨之议建矣。夫俄本北方高原之国，颇近荒寒，自依番彼得之后，常以出海港埠为要图。黑海门户，道突厥旧京，而英法为之阻。波罗的之廓伦斯达，多冻罕通。而北海之亚庚哲尔，滋无论矣。亦尝有意于波斯湾，顾邻印度，英之所必争也。彼既塞于西、北、南三方，则因势利便，遂注其全力于东，亦其所耳。甲午，我与日本力争高丽，海陆军歼而辽南尽矣！当此之时，俄之必出而争者，亦势也。且虑独力不足制日，乃牵德法以为之，于是中国以台澎易辽。俄名仗义扶邻，而实则视满洲为禁脔。既树德于中国，又以遂东封之图。俄之计

得，于斯为极。李文忠公之充专使而贺加冕也，俄皇于李，恩犹父子，于是密约以成，辽事乃愈轳辘而不可问。主俄者则曰：“英日必不利于中国，俄之布置，虽曰自为，亦所以固吾圉也。”主英、日者则曰：“使铁路成，满洲非中国有矣。”朝野纷嚣，自甲午以来，莫不如此。

且归辽之事，惠此中国者，不止一俄国也，有德法焉。事定，是二国之索酬甚亟。政府百方称感，皆不足以满德人之欲。已而德皇遣海靖为专使，伸铁拳政策于东方。而吾之胶州军港，乃以微罪行矣。法于两广之间，亦称满意。三国政策相若，故亦相倚。德之宰相曰：“各国旧议，所欲保全者，真中国耳，满洲非真中国也。”而俄皇则曰：“使德而不关吾辽沈者，吾亦不问胶澳也。”故胶澳既去，而旅顺大连随之。英以抵制，徐起而收威海，皆若固然者。呜呼！四者亡而中国北方无军港，而分割各据之势，亦隐然以此为先声矣！

以甲午师徒之挠败，吾之情现势屈。故乙未、丁酉之际，瓜分中国之说，特甚于欧美间。各国包藏祸心，俄德尤甚。来使如喀希尼、巴布罗福、海靖、克林德等，其恫喝之情态，运动之秘密，至今笔下，犹能言之。而此时天主、耶稣二教势力，亦炽然增长于内地。民教积不相能，加以外患逼迫，人人自危，于是乎有庚子之拳祸。銓輿西幸，八国之师至京，李文忠公奉旨议和，实无所议，惟日以外人所要素者，报达行在而已。俄人著意，重在奉天，尝欲自别于众，故其兵在畿辅者，拔去先于众人，而奉天之兵，称保护铁轨不即去。癸卯之秋，既履约矣，旋以末节为名，复入踞之。由是五洲之人，皆晓然于俄国之政策，而东省战端开矣。

然而右之所叙列，皆此役之远因，而为天下所共见者耳。乃尚有其近因真因而为天下所不尽知者，则当自俄之宫邸而求之。俄皇尼古拉第二者，其全名曰尼古拉·亚烈山多威支，其国姓曰

罗马诺甫，其先皇曰亚力山大第三。尼古拉娶于德，生四女。近者兵事方兴，而生太子，后无权，不甚预国事。预国事而权力足以制俄皇者，则太后也。太后名马利达格玛，性高亢急暴，好利怙权而守旧。尼古拉严惮之，行政用人，多出其母。朴毕多讷塞甫为全俄教会长老，于皇室为师保，国人所甚恶，然以太后故，不可易也。他若前者被戕之宰相布勒福，银号巨商毕左布拉胙福、式法金、歌连密金、穆拉维也甫、阿力喀塞克夫、阿保连士机等十余大臣，皆太后所位置者。其皇室周亲，凡居尼古拉父行大父行者，列爵大公，皆据津要，重禄高位，而治军储，主帑藏，以浮冒侵蚀为俗。此今日天下所共闻，无庸为俄讳饰者也。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间，西伯利亚林纳金矿大兴，其中母本，有言出自俄太后与诸大公之所集者，以任用不得其人，财大耗散，然而桑榆之收，则一饭未尝或忘焉。于是亚烈山达大公，荐毕左布拉胙福其人者，为恢复之计。毕尝谓满洲高丽，得一即可以富国，其矿产森林，虽偿十倍所旧亡，易耳。太后及某大公等信之，又出鉅资，集株股付毕，使治其事。俄皇知而心然之也，所不知其事者，独旧相维忒，与外部拉斯道夫而已。

尔乃建新埠于大连湾，易其名曰达尔尼，濬旅顺之船澳。殖民之使者四出，倡劝其民，令东徙。开烟台之煤，收漠河之金，广治道涂，遍置银号，以辽阳为之中枢。凡此所为，劳费甚鉅，叩其所自，公帑而外，大抵皆俄太后与数大公之私财也。

浸假而满洲撤兵之期至矣，中国之政府告之，各国之使臣及之，而俄则借地方未靖，马贼犹多为辞，相与支吾而已。顾其部署则愈密，调兵则日多，经营则弥奋，俄之用心，为五洲所同见。虽维忒等力劝俄皇以践约，无如宫邸之间，大为不怿，意谓使俄国于满洲而让权，将深宫之鉅本，坐再失也，则期期以为不可，而尼古拉无如何也。

使俄而有廉洁公忠之大臣，其首推外部拉斯道夫乎？其于东

方政策，虽未若维忒之力主撤兵，然知日人之必不可与战，而又深恶毕左布拉胥福之为人。俄之宫邸诸人，恶其沮事也，则相与谋夺其权，而进毕之党人阿力喀塞克夫。盖至此而日俄之战，不可免矣。

阿督之为远东总督海军提督也。俄皇诏外部曰：“继自今，远东责任悉归阿，外部不必问也。”阿既履新，则一主占据辽韩之谋，告俄皇曰：“日本易与耳，虽外示愤张，必不战事。”故自甲辰正月以前，俄京无人策日本出于战者。至决裂之前数日，尼古拉犹告人曰：“一切幸平善，日本怒气，终归消灭，朕之朝代，固太平之朝代也。”诸亲藩大公，亦谓必无战事，所领库帑，名整军实者，大抵自肥。及日本以鱼雷入旅，攻其舟师，阿与诸将方张乐高会，而俄皇于其夕，亦御乐部于某名园，及归，得阿电，知所破坏皆新舰，如梦初觉也。

由其近因观之，是日俄之战，起于尼古拉之背约，而尼古拉之背约，乃见制于太后与大公也。而太后大公，所必使俄皇背约者，其心以为不背约而据满洲，将一切经营皆尽，而京垓之财，不可复也。且战不徒于是起也。交绥以后，数数败衄，脱为俄计，必以早和为佳。顾辽阳告败不和，旅顺告降不和，奉天破半兆之众，举国哗噪，而犹不和。直至海军再歼，而后使出。此盖宫邸之间，以日本不能持久为说，而尚冀已破之甑，可以复完，已去之财，可以复得。而上行下效，举国贪吝，以谓日本虽强，不能度乌拉山，入波罗的海以攻其都。虽师兴以来，国之所费，过二千兆罗卜而有余，然而乘时致富者，自有人也。使闻者疑吾言乎？则其中腐败之形，请更一一。

俄大臣之侵蚀公帑，贪冒不忠，以仆所闻，真有令人难信者，顾不幸事实所存，往往发露，虽欲深讳，当无从也。如去岁三月寒尔哲大公即本年二月间为人所刺杀者所领库款数十兆罗卜，名筹备军储。至四月，所办罐头熟肉，至于糖酒烟茶，由莫

斯科运往东方军前，值罗卜者以兆计矣。当是时，有塔马老甫者，实司转饷，拟取道德国之丹辑，由海运以达辽海。乃其物至德，皆已转售，其取值不及原购之半也。至其四月，复由莫斯科有运致军衣大事，然至萨麻拉，以受载过重，毁车中止。藉词夏令天热，而一切毡毳呢羽之品，皆散之。六月，国民捐送药物扶伤器品，费至不费。起运后二十余日至墨梅勒，有二贾人，以什一之价尽收之而去。同月，由圣彼得堡运佛企酒十万箱至满洲，云以犒军，及至开箱，则无酒也。八月，运军火，亦于中途以半价出售之于二华商。苦将军知之，然不愿颂言也。夫饷军实，塞尔哲大公之专责也，而俄军发运收报，岂无文书章程。顾其奸如此，此诚非外人所可思议者矣！

其亚烈山达大公，则司抚恤伤亡、哺养孤寡之事，其款多出国民所乐输。顾此款之于军也，则致十而受一。而其于军士家室，至于去岁年杪，尚未闻有一钱之散。有市伶名毕左布拉胙福，四年以往，不名一钱。乃至今日，则全俄一巨富，叩其所由，则亚烈山达之私人也。

兵弁之革靴，政府发价，每双三罗卜，乃匠人所实得者，每双一罗卜七角五尖，由是其靴至军，皆不堪用。事发，匠人得罪被诛者不少，而一罗卜二角五尖之所归宿，则大公也。白糖之至哈尔滨、辽阳者以吨计，然强半杂泥沙。事发，商人得罪入路力加狱者五人，顾其得利者，则毕左布拉胙福也。

其尤足异者，俄通都大邑中，如莫斯科，如耶路士辣，如卡鲁加，如图拉等都会，店肆间军用衣料，公然市卖。牵车小贾，持军人毡衣，望门唤卖，自表价廉，而官不过问。其西伯利亚铁轨，以军兴议添车辆，由此而莫斯科、圣彼得堡二京大官，事其事者，皆以致富。闻所侵吞者，不下数百万罗卜也。

海陆军员缺，欲得之者，非贿不行，学术、资格、劳积皆不问。大抵一少年居海军学塾中年余，第令其家有财，费罗卜数

千，即可得缺。陆军亦然，惟其价值，较海军为稍贱。以是之故，二路之官，多愚劣稚呆，于驾海行军，几无所晓。问其何能，但饮佛企酒、吸雪茄烟足矣！

或曰：使政令军实腐败如此，则俄廷中职司纠弹者，安所事乎？不知司纠弹者之腐败，且更甚于他曹。大法司穆拉维也甫，近新辞职无几时，方其在位，势极煊赫。故俄民有七贵之称，或曰七鬼。七贵者，太傅宗教长老朴毕多纳塞甫也，故宰相内部布勒福也，故大公塞尔哲也，大公亚烈山达也，东方银行总董毕左布拉胥福也，皇太后玛利达格玛也，而以大法司穆拉维也甫终焉。

从来内政腐败，军声未有克扬于外者也。虽然，俄尚武而行征兵之令者也，自大彼得以来，蔚然为一强大国。意者文治不张，其武烈有足恃乎？而孰知又大谬。东方之役，俄之所调发，以应前敌者，大抵皆预备之兵也。其不遣常备额兵，而独遣预备之兵，何耶？盖内乱方殷，尼古拉与其族所恃以弹压其民者，仅仅恃此素所啖啖豢养之常备兵耳。至于预备，本皆民也，附于疾视其君之乱众者也，是故遣也。外之有御敌之用，内之有去疾之功，是固一举而两得者矣，此其所以必遣预备也。顾其调遣之情形，虽老杜之《兵车行》、《石壕吏》诸篇，殆不足以尽其惨剧。故观者某谓：见此日俄国之征兵，而不伤心断肠者，殆非人类。俄之乡民至愚，然一家五六口，所视以得哺者在一男子，去则五六口饥矣。每征兵令下，辄逃去其乡，越界而之他国者，如云而起。然必稍有积蓄而后有以赂关吏而具行粮，否则不达。

尝有人过俄国露拉机车站，亲见兵行，笔记其事曰：“某日至车站，见预备兵到处皆满。摇铃一声，则无数妇人皆持其男子痛哭，旁有小儿，号泣助哀。铃再摇，忽见一老妇晕绝卧地，则某兵之母也。铃三摇，巡兵执棒驱人退，送者皆失声。车既动，忽一妇人卧车辙中，顷刻齑粉。吾适坐车中，见一人从窗欲跃

出，同行者从其后力持之，得不坠，已而推使坐。车中之兵，齐声发歌，盘旋跳舞，类众狂者，惟彼不跳亦不歌。车临次站，地名波罗塔洼，彼忽起长跽车中，拱手仰天作祷状。众歌忽止，验长跽者，则已死。视其身，有利刃尺余，自胸达背，颖脱而出。”记者曰：“此非奇闻也，但当征发时，车站中日日有此事，不足奇也。”

弃伍逃兵，往往而有。尝见其表，总十五邑逃亡。自去年三月至九月，常备兵逃者自千四百人至九人不等，豫备兵逃者自万六千人至六百十二人不等。至于今年，逃亡尤甚。往者美人与斯巴尼亚争古巴，民争往者不下数十万，以不得与尺籍为大恨。英战南非，团练响应，是何相去之远耶，此在国者所宜深长思也。

以上所言，其在国之兵也。至于临敌，其剧场即吾之壤土，是宜为吾人所共见，而无待烦辞者。顾报纸所称，往往传其大事，至于细情，或不能尽，则吾又不得不略言之。今夫俄之败者，非日本之能败也，其十七八皆俄自败之。若鲁巴金，知名而有阅历之将也，其终归堕绩，至求瓦全而不得者，盖内困于谗人，而外穷于将士之不用命也。夫俄兵之横暴无人理，此次之发现于满洲者，殆历史之所无。日本以此而收其功，吾民以此而当其厄。彼诸将之中所有者，媚嫉也，交讧也，不两下也。无事则饮博淫凶，遇战则瞽乱而不相救。如是而驭疾视不欲战之兵，又安得以不败乎！闻去年瓦房店之役，方战，俄兵甚为得势，领将以有利之可乘，令勿退，且以必胜勗之。其兵曰：“必求胜者，若自取之。”而其众退如故。领将知事之无望也，乃以手铳击其额行，而以末丸自轰其首，此将死军前也。

他若旅顺之攻守，相持殆一年，为五洲所称叹。故降之日，德皇以二宝星，一以旌守者，一以贺攻者。以为守者之所为，必极人力之所能为，援绝计穷，而后出此矣。乃浸假而英之《泰晤士》访事，先发其端，天下始知所言之皆谬。俄某将谓人曰：

“依士拓苏之见，方五六月已欲降，其犹守半年者，乃其下之所逼耳。”后闻日人云：“士拓苏之不能守，日固知之，而其始之有声，日实为之，所以坚俄皇之委任云尔。”

至于海军，尤不足道，非船器之不精也，而将领之不足任，其大误在于用阿力喀塞克夫，故其始则太平洋之军残。虽然，犹可以战也，乃相率深藏而不肯出。至马加老甫死，而督战者愈无人矣，最后而波罗的之军歼焉。方其未然，早有人知其败也。乃至今年五六月间，黑海之军，又相率为叛。闻波典蒙金之在奥迭沙也，左右围之者十一舟，而叛舰去无恙。然则讨者与反者之表同情，又可见矣。

是故东方之溃败，于俄国非因也，果也。果于何？果于专制之末路也。夫俄皇尼古拉，亲为十九、二十世纪之国主，乃欲守二三百年大漠西域之旧制。宗教则务使民为迷信，风俗则塞外输之文明，报纸则监之以申援尔，宪法则言其时之未至，加以群凶在位，独厉威严。海牙之会，粉饰野心，以欺天下，谓帝王之位可长保也。率之民不聊生，内乱大作，方其与日战也，犹冀引通国之目光，使之外向。天不佑暴，师徒舆尸，国财虚糜，而民心益怨，至于本年正月二十三日之事，识者以为尼古拉君民之谊，绝于此矣！革命党人，日益猖横，俄皇之命，悬其手中，所未行大事者，特须时耳。《泰晤士报》曰：俄皇目前舍其兵而外，一无可恃，然观于波典蒙金之事，则此区区者，亦将有不可恃之时。然至如此，而宪法之议，向不过以空言涂通国之耳目。罗马诺甫之朝代，其不为法国褒尔谤之续者，盖亦仅耳。东方之败之于俄，譬诸人身，其肢末之痿软。

原载 1905 年 9 月 3 日《外交报》第一二〇期。